資治通鑑/卷09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第098卷 ◄

資治通鑑
卷九十九 晉紀二十一

► 第100卷

【晉紀二十一】 起重光大淵獻，盡閼逢攝提格，凡四年。

孝宗穆皇帝中之上永和七年（辛亥，公元三五一年）

春，正月，丁酉，日有食之。

苻健左長史賈玄碩等請依劉備稱漢中王故事，表健為都督關中諸軍事、大將軍、大單于、秦王。健怒曰：「吾豈堪為秦王邪！且晉使未返，我之官爵，非汝曹所知也。」既而密使梁安諷玄碩等上尊號，健辭讓再三，然後許之。丙辰，健即天王、大單于位，國號大秦，大赦，改元皇始。追尊父洪為武惠皇帝，廟號太祖；立妻強氏為天王后，子萇為太子，靚為平原公，生為淮南公，覿為長樂公，方為高陽公，碩為北平公，騰為淮陽公，柳為晉公，桐為汝南公，廋為魏公，武為燕公，幼為趙公。以苻雄為都督中外諸軍事、丞相、領車騎大將軍、雍州牧、東海公；苻菁為衛大將軍、平昌公，宿衛二宮；雷弱兒為太尉，毛貴為司空，略陽姜伯周為尚書令，梁楞為左僕射，王堕為右僕射，魚遵為太子太師，強平為太傅，段純為太保，呂婆樓為散騎常侍。伯周，健之舅；平，王后之弟；婆樓，本略陽氐酋也。段龕請以青州內附；二月，戊寅，以龕為鎮北將軍，封齊公。

魏主閔攻圍襄國百餘日，趙主祇危急，乃去皇帝之號，稱趙王；遣太尉張舉乞師於燕，許送傳國璽，中軍將軍張春乞師於姚弋仲。弋仲遣其子襄帥騎二萬八千救趙，誡之曰：「冉閔棄仁背義，屠滅石氏。我受人厚遇，當為復仇，老病不能自行；汝才十倍於閔，

若不梟擒以來，不必復見我也！」弋仲亦遣使告於燕，燕主俊遣御難將軍悅綰將兵三萬往會之。

冉閔聞俊欲救趙，遣大司馬從事中郎廣寧常煒使於燕。俊使封裕詰之曰：「冉閔，石氏養息，負恩作逆，何敢輒稱大號？」煒曰：「湯放桀，武王伐紂，以興商、周之業；曹孟德養於宦官，莫知所出，卒立魏氏之基。苟非天命，安能成功！推此而言，何必致問！」裕曰：「人言冉閔初立，鑄金為己像，以卜成敗，而像不成，信乎？」煒曰：「不聞。」裕曰：「南來者皆云如是，何故隱之？」煒曰：「奸偽之人欲矯天命以惑人者，乃假符瑞、托蓍龜以自重，魏主握符璽，據中州，受命何疑；而更反真為偽，取決於金像乎！」裕曰：「傳國璽果安在？」煒曰：「在鄴」。裕曰：「張舉言在襄國。」煒曰：「殺胡之日，在鄴者殆無子遺；時有迸漏者，皆潛伏溝瀆中耳，彼安知璽之所在乎！彼求救者，為妄誕之辭，無所不可，況一璽乎！」

俊猶以張舉之言為信，乃積柴其旁，使裕以其私誘之，曰：「君更熟思，無為徒取灰滅！」煒正色曰：「石氏貪暴，親帥大兵攻燕國都。雖不克而返，然志在必取。故運資糧、聚器械於東北者，非以相資，乃欲相滅也。魏主誅剪石氏，雖不為燕，臣子之心，聞仇讎之滅，義當如何？而更為彼責我，不亦異乎！吾聞死者骨肉下於土，精魂升於天。蒙君之惠，速益薪縱火，使僕得上訴於帝足矣！」左右請殺之，俊曰：「彼不憚殺身而徇其主，忠臣也！且冉閔有罪，使臣何預焉！」使出就館。夜，使其鄉人趙瞻往勞之，且曰：「君何不以實言？王怒，欲處君於遼、碣之表，奈何？」煒曰：「吾結髮以來，尚不欺布衣，況人主乎！曲意苟合，性所不能。直情盡言，雖沉東海，不敢避也！」遂臥向壁，不復與瞻言。瞻具以白俊，俊乃囚煒於龍城。

趙并州刺史張平遣使降秦，秦王以平為大將軍、冀州牧。

燕王雋還薊。

三月，姚襄及趙汝陰王琨各引兵救襄國。冉閔遣車騎將軍胡睦拒襄於長蘆，將軍孫威拒琨於黃丘，皆敗還，士卒略盡。

閔欲自出擊之，衛將軍王泰諫曰：「今襄國未下，外救雲集，若我出戰，必覆背受敵，此危道也。不若固壘以挫其銳，徐觀其釁而擊之。且陛下親臨行陳，如失萬全，則大事去矣。」閔將止，道士法饒進曰：「陛下圍襄國經年，無尺寸之功，今賊至，又避不擊，

將何以使將士乎！且太白入昴，當殺胡王，百戰百克，不可失也！」閔攘袂大言曰：「吾戰決矣，敢沮眾者斬！」乃悉眾出，與襄、琨戰。悅綰適以燕兵至，去魏兵數里，疏布騎卒，曳柴揚塵，魏人望之恟懼，襄、琨、綰三面擊之，趙王祗自後沖之，魏兵大敗，閔與十餘騎走還鄴。降胡栗特康等執大單于胤及左僕射劉琦以降趙，趙王祗殺之。胡睦及司空石璞、尚書令徐機、中書監盧諶等並將士死者凡十餘萬人。閔潛還，人無知者。鄴另震恐，訛言閔已沒。射聲校尉張艾請閔親郊以安眾心。閔從之，訛言乃息。閔支解法饒父子，贈韋謏大司徒。姚襄還還攝頭，姚弋仲怒其不擒閔，杖之一百。

初，閔之為趙相也，悉散倉庫以樹私恩，與羌、胡相攻，無月不戰。趙所徙青、雍、幽、荊四州人民及氐、羌、胡蠻數百萬口，以趙法禁不行，各還本土；道路交錯，互相殺掠，其能達者什有二、三。中原大亂。因以饑疫，人相食，無復耕者。

趙王祗使其將劉顯帥眾七萬攻鄴，軍於明光宮，去鄴二十三里。魏主閔恐，召王泰，欲與之謀。泰恚前言之不從，辭以瘡甚。閔親臨問之，泰固稱疾篤。閔怒，還宮，謂左右曰：「巴奴，乃公豈假汝為命邪！要將先滅群胡，卻斬王泰。」乃悉眾出戰，大破顯軍，追奔至陽平，斬首三萬餘級。顯懼，密使請降，求殺祗以自效，閔乃引歸。會有告王泰欲叛入秦者，閔殺之，夷其三族。

秦王健分遣使者問民疾苦，搜羅俊異，寬重斂之稅，弛離宮之禁，罷無用之器，去侈靡之服，凡趙之苛政不便於民者皆除之。

杜洪、張琚遣使召梁州刺史司馬勳。夏，四月，勳帥步騎三萬赴之，秦王健禦之於五丈原。勳屢戰皆敗，退歸南鄭。健以中書令賈玄碩始者不上尊號，銜之，使人告玄碩與司馬勳通，並其諸子皆殺之。

渤海人逄約因趙亂，擁眾數千家附於魏，魏以約為渤海太守。故太守劉准，隗之兄子也，土豪封放，弈之從弟也；別聚眾自守。閔以准為幽州刺史，與約中分渤海。燕王俊使封弈討約，使昌黎太守高開討准、放。開，瞻之子也。

弈引兵直抵約壘，遣人謂約曰：「相與鄉里，隔絕日久，會遇甚難。時事利害，人各有心，非所論也。願單出一相見，以寫佇結之情。」約素信重弈，即出，見弈於門外。各屏騎卒，單馬交語。弈與論敘平生畢，因說之曰：「與君累世同鄉，情相愛重，誠欲君享祚無窮；今既獲展奉，不可不盡所懷。冉閔乘石氏之亂，奄有成資，是宜天下服其強

矣，而禍亂方始，固知天命不可力爭也。燕王弈也載德，奉義討亂，所征無敵。今已都薊，南臨趙、魏，遠近之民，襁負歸之。民厭荼毒，咸思有道。冉閔之亡，匪朝伊夕，成敗之形，昭然易見。且燕王肇開王業，虛心賢俊，君能翻然改圖，則功參絳、灌，慶流苗裔，孰與為亡國將，守孤城以待必至之禍哉！」約聞之，悵然不言。弈給使張安，有勇力；弈豫戒之，俟約氣下，安突前持其馬鞚，因挾之而馳。至營，弈與坐，謂曰：「君計不能自決，故相為決之，非欲取君以邀功，乃欲全君以安民也。」

高開至渤海，准、放迎降。俊以放為渤海太守，准為左司馬，約參軍事。以約誘於人而遇獲，更其名曰釣。

劉顯弒趙王祗及其丞相安樂王炳、太宰趙庶等十餘人，傳首於鄴。驃騎將軍石寧奔柏人。魏主閔焚祗首於通衢，拜顯上大將軍、大單于、冀州牧。

五月，趙兗州刺史劉啟自鄄城來奔。

秋，七月，劉顯復引兵攻鄴，魏主閔擊敗之。顯還，稱帝於襄國。

八月，魏徐州刺史周成、兗州刺史魏統、荊州刺史樂弘、豫州牧張遇以廩丘、許昌等諸城來降；平南將軍高崇、征虜將軍呂護執洛州刺史鄭系，以其地來降。

燕王俊遣慕容恪攻中山，慕容評攻王午於魯口，魏中山太守上谷侯龕閉城拒守。恪南徇常山，軍於九門，魏趙郡太守遼西李邽舉郡降，恪厚撫之，將邽還圍中山，侯龕乃降。恪入中山，遷其將帥、土豪數十家詣薊，餘皆安堵；軍令嚴明，秋豪不犯。慕容評至南安，王午遣其將鄭生拒戰，抨擊斬之。

悅綰還自襄國，俊乃知張舉之妄而殺之。常煒有四男二女在中山，俊釋煒之囚，使諸子就見之。煒上疏謝恩，俊手令答曰：「卿本不為生計，孤以州裡相存耳。今大亂之中，諸子盡至，豈非天所念邪！天且念卿，況於孤乎！」賜妾一人，谷三百斛，使居凡城。以北平太守孫興為中山太守。興善於綏撫，中山遂安。

庫辱官偉帥部眾自上黨降燕。

姚弋仲遣使來請降。冬，十一月，以弋仲為使持節、六夷大都督、督江北諸軍事、車騎

大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、大單于、高陵郡公，又以其子襄為持節、平北將軍、都督并州諸軍事、并州刺史、平鄉縣公。

逄釣亡歸渤海，招集舊眾以叛燕。樂陵太守賈堅使人告諭鄉人，示以成敗，釣部眾稍散，遂來奔。

吐谷渾葉延卒，子碎妥立。

初，桓溫聞石氏亂，上疏請出師經略另原，事久不報。溫知朝廷仗殷浩以抗己，甚忿之；然素知浩之為人，亦不之憚也。以國無他釁，遂得相持彌年，雖有君臣之跡，羈縻而已，八州士眾資調殆不為國家用。屢求北伐，詔書不聽。十二月，辛未，溫拜表輒行，帥眾四五萬順流而下，軍於武昌，朝廷大懼。

殷浩欲去位以避溫，又欲以駱虞幡駐溫軍。吏部尚書王彪之言於會稽王昱曰：「此屬皆自為計，非能保社稷，為殿下計也。若殷浩去職，人情離駭，天子獨坐，當此之際，必有任其責者，非殿下而誰乎！」又謂浩曰：「彼若抗表問罪，卿為之首。事任如此，猜釁已成，欲作匹夫，豈有全地邪！且當靜以待之。令相王與手書，示以款誠，為陳成敗，彼必旋師；若不從，則遣中詔；又不從，乃當以正義相裁。奈何無故匆匆，先自猖獗乎！」浩曰：「決大事正自難，頃日來欲使人悶。聞卿此謀，意始得了。」彪之，彬之子也。

撫軍司馬高崧言於昱曰：「王宜致書，諭以禍福，自當返旆。如其不爾，便六軍整駕，逆順於茲判矣！」乃於坐為昱草書曰：「寇難宜平，時會宜接。此實為國遠圖，經略大算，能弘斯會，非足下而誰？但以比興師動眾，要當以資實為本；運轉之艱，古人所難，不可易之於始而不熟慮。頃所以深用為疑，惟在此耳。然異常之舉，眾之所駭，游聲噂□沓，想足下亦少聞之。苟患失之，無所不至，或能望風振擾，一時崩散。如此則望實並喪，社稷之事去矣。皆由吾闇弱，德信不著，不能鎮靜群庶，保固維城，所以內愧於心，外慚良友。吾與足下，雖職有內外，安社稷，保家國，其致一也。天下安危，系之明德。當先思寧國而後圖其外，使王基克隆，大義弘著，所望於足下。區區誠懷，豈可復顧嫌而不盡哉！」溫即上疏惶恐致謝，回軍還鎮。

朝廷將行郊祀。會稽王昱問於王彪之曰：「郊祀應有赦否？」彪之曰：「自中興以來，郊祀往往有赦，愚意常謂非宜；凶愚之人，以為郊必有赦，將生心於徼幸矣！」昱從之。

燕王俊如龍城。

丁零翟鼠帥所部降燕，封為歸義王。

孝宗穆皇帝中之上永和八年（壬子，公元三五二年）

春，正月，辛卯，日有食之。

秦丞相雄等請秦王健正尊號，依漢、晉之舊，不必效石氏之初。健從之，即皇帝位，大赦。諸公皆進爵為王。且言單于所以統壹百蠻，非天子所宜領，以授太子萇。

司馬勳既還漢中，杜洪、張琚屯宜秋。洪自以右族，輕琚，琚遂殺洪，自立為秦王，改元建昌。

劉顯攻常山，魏主閔留大將軍蔣干使輔太子智守鄴，自將八千騎救之。顯大司馬清河王寧以棗強降魏。閔擊顯，敗之，追奔至襄國。顯大將軍曹伏駒開門納閔。閔殺顯及其公卿己下百餘人，焚襄國宮室，遷其民於鄴。趙汝陰王琨以其妻妾來奔，斬於建康市，石氏遂絕。

尚書左丞孔嚴言於殷浩曰：「比來眾情，良可寒心，不知使君當何以鎮之。愚謂宜明受任之方，韓、彭專征伐，蕭、曹守管籥，內外之任，各有攸司；深思廉、藺屈身之義，平、勃交歡之謀，令穆然無間，然後可以保大定功也。觀頃日降附之徒，皆人面獸心，貪而無親，恐難以義感也。」浩不從。嚴，愉之從子也。

浩上疏請北出許、洛，詔許之。以安西將軍謝尚、北中郎獎荀羨為督統，進屯壽春。謝尚不能撫尉張遇，遇怒，據許昌叛，使其將上官恩據洛陽，樂弘攻督護戴施於倉垣，浩軍不能進。三月，命荀羨鎮淮陰，尋加監青州諸軍事，又領兗州刺史，鎮下邳。

乙巳，燕王俊還薊，稍徙軍中文武兵民家屬於薊。

姚弋仲有子四十二人，及病，謂諸子曰：「石氏待吾厚，吾本欲為之盡力。今石氏已滅，中原無主；我死，汝亟自歸於晉，當固執臣節，無為不義也！」弋仲卒，子襄秘不發喪，帥戶六萬南攻陽平、元城、發乾，破之，屯於碻磝津，以太原王亮為長史，天水尹赤為

司馬，太原薛瓚、略陽權翼為參軍。襄與秦兵戰，敗，亡三萬餘戶，南至滎陽，始發喪。又與秦將高昌、李歷戰於麻田，馬中流矢而斃。弟萇以馬授襄，襄曰：「汝何以自免？」萇曰：「但令兄濟，豎子必不敢害萇！」會救至，俱免。尹赤奔秦，秦以赤為并州刺史，鎮蒲阪。

襄遂帥眾歸晉，送其五弟為質。詔襄屯譙城，襄單騎渡淮，見謝尚於壽春。尚聞其名，命去仗衛，幅巾待之，歡若平生。襄博學，善談論，江東人士皆重之。

魏主閔既克襄國，因游食常山、中山諸郡。趙立義將軍段勤聚胡、羯萬餘人保據繹幕，自稱趙帝。夏，四月，甲子，燕王俊遣慕容恪擊魏，慕容霸等擊勤。

魏主閔將與燕戰，大將軍董閏、車騎將軍張溫諫曰：「鮮卑乘勝鋒銳，且彼眾我寡，請且避之，俟其驕惰，然後益兵以擊之，」閔怒曰：「吾欲以此眾平幽州，斬慕容俊；今遇恪而避之，人謂我何！」司徒劉茂、特進郎闓相謂曰：「吾君此行，必不還矣，吾等何為坐待戮辱！」皆自殺。

閔軍於安喜，慕容恪引兵從之。閔趣常山，恪追之，丙子，及於魏昌之廉臺。閔與燕兵十戰，燕兵皆不勝。閔素有勇名，所將兵精銳，燕人憚之。慕容恪巡陳，謂將士曰：「冉閔勇而無謀，一夫敵耳！其士卒饑疲，甲兵雖精，其實難用，不足破也！」閔以所將多步卒，而燕皆騎兵，引兵將趣林中。恪參軍高開曰：「吾騎兵利平地，若閔得入林，不可復製。宜亟遣輕騎邀之，既合而陽走，誘致平地，然後可擊也」。恪從之。魏兵還就平地，恪分軍為三部，謂諸將曰：「閔性輕銳，又自以眾少，必致死於我。我厚集中軍之陳以待之，俟其合戰，卿等從旁擊之，無不克矣。」乃擇鮮卑善射者五千人，以鐵鎖連其馬，為方陳而前。閔所乘駿馬曰朱龍，日行千里。閔左操雙刃矛，右執鉤戟，以擊燕兵，斬首三百餘級。望見大幢，知其為中軍，直衝之；燕兩軍從旁夾擊，大破之。圍閔數重，閔潰圍東走二十餘里，朱龍忽斃，為燕兵所執。燕人殺魏僕射劉群，執董閔、張溫，及閔皆送於薊。閔子操奔魯口。高開被創而卒。慕容恪進屯常山，俊命恪鎮中山。

己卯，冉閔至薊。俊大赦，立閔而責之曰：「汝奴僕下才，何得妄稱帝？」閔曰：「天下大亂，爾曹夷狄禽獸之類猶稱帝，況我中土英雄，何為不得稱帝邪！」俊怒，鞭之三百，送於龍城。

慕容霸軍至繹幕，段勤與弟思陪舉城降。

甲申，俊遣慕容評及中尉侯龕帥精騎萬人攻鄴。癸巳，至鄴，魏蔣干及太子智閉城拒守。城外皆降於燕，劉寧及弟崇帥胡騎三千奔晉陽。

秦以張遇為征東大將軍、豫州牧。

五月，秦主健攻張琚於宜秋，斬之。

鄴中大饑，人相食，故趙時宮人被食略盡。蔣干遣侍中繆嵩、詹事劉猗奉表請降，且求救於謝尚。庚寅，燕王俊遣廣威將軍慕容軍、殿中將軍慕輿根、右司馬皇甫真等帥步騎二萬助慕容評攻鄴。

辛卯，燕人斬冉閔於龍城。會大旱，蝗，燕王俊謂閔為祟，遣使祀之，謚曰悼武天王。

初，謝尚使戴施據枋頭，施聞蔣干求救，乃自倉垣徙屯棘津，止干使者求傳國璽。劉猗使繆嵩還鄴白干，干疑尚不能救，沈吟未決。六月，施帥壯士百餘人入鄴，助守三臺，紿之曰：「今燕寇在外，道路不通，璽未敢送也。卿且出以付我，我當馳白天子。天子聞璽在吾所，信卿至誠，必多發兵糧以相救餉。」干以為然，出璽付之。施宣言使督護何融迎糧，陰令懷璽送於枋頭。甲子，蔣干帥銳卒五千及晉兵出戰，慕容評大破之，斬首四千級，干脫走入城。

甲申，秦主健還長安。

謝尚、姚襄共攻張遇於許昌。秦主健遣丞相東海王雄、衛大將軍平昌王菁略地關東，帥步騎二萬救之。丁亥，戰於潁水之誠橋，尚等大敗，死者萬五千人。尚奔還淮南，襄棄輜重，送尚於芍陂；尚悉以後事付襄。殷浩聞尚敗，退屯壽春。秋，七月，秦丞相雄徙張遇及陳、潁、許、洛之民五萬餘戶於關中，以右衛將軍楊群為豫州刺史，鎮許昌。謝尚降，號建威將軍。

趙故西中郎將王擢遣使請降；拜擢秦州刺史。

丁酉，以武陵王晞為太宰。

丙辰，燕王俊如中山。

王午聞魏敗，時鄧恆已死，午自稱安國王。八月，戊辰，燕王俊遣慕容恪、封弈、陽騖攻之，午閉城自守，送冉操詣燕軍；燕人掠其禾稼而還。

庚午，魏長水校尉馬願等開鄴城納燕兵，戴施、蔣干懸縋而下，奔於倉垣。慕容評送魏後董氏、太子智、太尉申鐘、司空條攸等及乘輿服御於薊。尚書令王簡、左僕射張乾、右僕射郎肅皆自殺。燕王俊詐云董氏得傳國璽獻之，賜號奉璽君，賜冉智爵海賓侯。以申鐘為大將軍右長史。命慕容評鎮鄴。

桓溫使司馬勳助周撫討蕭敬文於涪城，斬之。

謝尚自枋頭迎傳國璽至建康，百僚畢賀。

秦以雷弱兒為大司馬，毛貴為太尉，張遇為司空。

殷浩之北伐也，中軍將軍王羲之以書止之，不聽。既而無功，復謀再舉。羲之遺浩書曰：「今以區區江左，天下寒心，固已久矣。力爭武功，非所當作。自頃處內外之任者，未有深謀遠慮，而疲竭根本，各從所志，竟無一功可論，遂令天下將有土崩之勢。任其事者，豈得辭四海之責哉！今軍破於外，資竭於內，保淮之志，非所復及，莫若還保長江，督將各處復舊鎮。自長江以外，羈縻而已。引咎責躬，更為善治，省其賦役，與民更始，庶可以救倒懸之急也！使君起於布衣，任天下之重，當董統之任，而敗喪至此，恐闔朝群賢未有與人分其謗者。若猶以前事為未工，故復求之分外，宇宙雖廣，自容何所！此愚智所不解也。」

又與會稽王昱箋曰：「為人臣者誰不願尊其主比隆前世！況遇難得之運哉！顧力有所不及，豈不可不權輕重而處之也！今雖有可喜之會，內求諸己，而所憂乃重於所喜。功未可期，遺黎殲盡，勞役無時，徵求日重，以區區吳、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，不亡何待！而不度德量力，不弊不已，此封內所痛心歎悼而莫敢吐誠者也。『往者不可諫，來者猶可追。』願殿下更垂三思，先為不可勝之基，鬚根立勢舉，謀之未晚。若不行，恐糜鹿之遊，將不止林藪而已！願殿下暫廢虛遠之懷，以救倒懸之急，可謂以亡為存，轉禍為福也。」不從。

九月，浩屯泗口，遣河南太守戴施據石門，滎陽太守劉遜據倉垣。浩以軍興，罷遣太學生徒，學校由此遂廢。

冬，十月，謝尚遣冠軍將軍王俠攻許昌，克之。秦豫州刺史楊群退屯弘農。徵尚為給事中，戍石頭。

丁卯，燕王俊還薊。

故趙將擁兵據州郡者，各遣使降燕；燕王俊以王擢為益州刺史，夔逸為秦州刺史，張平為并州刺史，李歷為兗州刺史，高昌為安西將軍，劉寧為車騎將軍。

慕容恪屯安平，積糧，治攻具，將討王午。丙戌，中山蘇林起兵於無極，自稱天子；恪自魯口還討林。閏月，戊子，燕王俊遣廣威將軍慕輿根助恪攻林，斬之。王午為其將秦興所殺。呂護殺興，復自稱安國王。

燕群僚共上尊號於燕王俊，俊許之。十一月，丁卯，始置百官，以國相封弈為太尉，左長史陽騖為尚書令，右司馬皇甫真為尚書左僕射，典書令張悕為右僕射；其餘文武，拜授有差。戊辰，俊即皇帝位，大赦。自謂獲傳國璽，改元元璽。追尊武宣王為高祖武宣皇帝，文明王為太祖文明皇帝。時晉使適至燕，俊謂曰：「汝還，白汝天子：我承人乏，為中國所推，已為帝矣！」改司州為中州，建留臺於龍都，以玄菟太守乙逸為尚書，專委留務。

秦丞相雄攻王擢於隴西，擢奔涼州，雄還屯隴東。張重華以擢為征虜將軍、秦州刺史，特寵待之。

孝宗穆皇帝中之上永和九年（癸丑，公元三五三年）

春，正月，乙卯朔，大赦。

二月，庚子，燕王俊立其妃可足渾氏為皇后，世子曄為皇太子，皆自龍城遷於薊宮。

張重華遣將軍張弘、宋修會王擢帥騎萬五千伐秦。秦丞相雄、衛將軍菁拒之，大敗涼兵於龍黎，斬首萬二千級，虜張弘、宋修，王擢棄秦州，奔姑臧。秦主健以領軍將軍苻願

為秦州刺史，鎮上邽。

三月，交州刺史阮敷討林邑，破五十餘壘。

趙故衛尉常山李犢聚眾數千人叛燕。

西域胡劉康詐稱劉曜子，聚眾於平陽，自稱晉王；夏，四月，秦左衛將軍苻飛討擒之。

以安西將軍謝尚為尚書僕射。

五月，張重華復使王擢帥眾二萬伐上邽，秦州郡縣多應之；苻願戰敗，奔長安。重華因上疏請伐秦。詔進重華涼州牧。

燕主俊遣衛將軍恪討李犢，犢降，遂東擊呂護於魯口。

六月，秦苻飛攻氐王楊初於仇池，為初所敗。丞相雄、平昌王菁帥步騎四萬屯於隴東。

秦主健納張遇繼母韓氏為昭儀，數於眾中謂遇曰：「卿，吾假子也。」遇恥之，因雄等精兵在外，陰結關中豪傑，欲滅苻氏，以其地來降。秋，七月，遇與黃門劉晃謀夜襲健，晃約開門以待之。會健使晃出外，晃固辭，不得已而行。遇不知，引兵至門，門不開。事覺，伏誅。於是孔持起池陽，劉珍、夏侯顯起鄠，喬秉起雍，胡陽赤起司竹，呼延毒起灞城，眾數萬人，各遣使來請兵。

秦以左僕射魚遵為司空。

九月，秦丞相雄帥眾二萬還長安，遣平昌王菁略定上洛，置荊州於豐陽川，以步兵校尉金城郭敬為刺史。雄與清河王法、苻飛分討孔持等。

姚襄屯歷陽，以燕、秦方強，未有北伐之志，乃夾淮廣興屯田，訓厲將士。殷浩在壽春，惡其強盛，囚襄諸弟，屢遣刺客刺之，刺客皆以情告襄。安北將軍魏統卒，弟憬代領部曲。浩潛遣憬帥眾五千襲之，襄斬憬，並其眾。浩愈惡之，使龍驤將軍劉啟守譙，遷襄於梁國蠡臺，表授梁國內史。

魏憬子弟數往來壽春，襄益疑懼，遣參軍權翼使於浩。浩曰：「身與姚平北共為王臣，休戚同之。平北每舉動自專，甚失輔車之理，豈所望也！」翼曰：「平北英姿絕世，擁兵數萬而遠歸晉室者，以朝廷有道，宰輔明哲故也。今將軍輕信讒慝之言，與平北有隙，愚謂猜嫌之端，在此不在彼也。」浩曰：「平北姿性豪邁，生殺自由，又縱小人掠奪吾馬。王臣之體，固若是乎？」翼曰：「平北歸命聖朝，豈肯妄殺無辜！奸宄之人，亦王法所不容也，殺之何害！」浩曰：「然則掠馬何也？」翼曰：「將軍謂平北雄武難制，終將討之，故取馬欲以自衛耳。」浩笑曰：「何至是也！」

初，浩陰遣人誘秦梁安、雷弱兒，使殺秦主健，許以關右之任，弱兒偽許之，且請兵應接。浩聞張遇作亂，健兄子輔國將軍黃眉自洛陽西奔，以為安等事已成。冬，十月，浩自壽春帥眾七萬北伐，欲進據洛陽，修復園陵。吏部尚書王彪之上會稽王昱箋，以為：「弱兒等容有詐偽，浩未應輕進。」不從。浩以姚襄為前驅。襄引兵北行，度浩將至，詐令部眾夜遁，陰伏甲以邀之。浩聞而追襄至山桑。襄縱兵擊之，浩大敗，棄輜重，走保譙城。襄俘斬萬餘，悉收其資仗，使兄益守山桑，襄復加淮南。會稽王昱謂王彪之曰：「君言無不中，張、陳無以過也！」西平敬烈公張重華有疾，子曜靈才十歲，立為世子，赦其境內。重華庶兄長寧侯祚，有勇力、吏干，而傾巧善事內外，與重華嬖臣趙長、尉緝等結異姓兄弟。都尉常據請出之，重華曰：「吾方以祚為周公，使輔幼子，君是何言也！」

謝艾以枹罕之功有寵於重華，左右疾之，譖艾，出為酒泉太守。艾上疏言：「權幸用事，公室將危，乞聽臣入侍。」且言：「長寧侯祚及趙長等將為亂，宜盡逐之。」十一月，己未，重華疾甚，手令徵艾為衛將軍，監中外諸軍事，輔政；祚、長等匿而不宣。

丁卯，重華卒，世子曜靈立，稱大司馬、涼州刺史、西平公。趙長等矯重華遺令，以長寧侯祚為都督中外諸軍事、撫軍大將軍，輔政。

殷浩使部將劉啟、王彬之攻姚益於山桑。姚襄自淮南擊之，啟、彬之皆敗死。襄進據芍陂。

趙末，樂陵朱秃、平原杜能、清河丁嬈、陽平孫元各擁兵分據城邑，至是皆請降於燕；燕主俊以秃為青州刺史，能為平原太守，嬈為立節將軍，元為兗州刺史，各留撫其營。

秦丞相雄克池陽，斬孔特。十二月，清河王法、苻飛克鄠，斬劉珍、夏侯顯。

姚襄濟淮，屯盱眙，招掠流民，眾至七萬，分置守宰，勸課農桑；遣使詣建康罪狀殷浩，並自陳謝。詔以謝尚都督江西、淮南諸軍事、豫州刺史，鎮歷陽。

涼右長史趙長等建議，以為：「時難未夷，宜立長君，曜靈沖幼，請立長寧侯祚。」張祚先得幸於重華之母馬氏，馬氏許之，乃廢張曜靈為涼寧侯，立祚為大都督、大將軍、涼州牧、涼公。祚既得志，恣為淫虐，殺重華妃裴氏及謝艾。

燕衛將軍恪、撫軍將軍軍、左將軍彪等屢薦給事黃門侍郎霸有命世之才，宜總大任。是歲，燕主俊以霸為使持節、安東將軍、北冀州刺史，鎮常山。

孝宗穆皇帝中之上永和十年（甲寅，公元三五四年）

春，正月，張祚自稱涼王，改建興四十二年為和平元年。立妻辛氏為王后，子太和為太子，封弟天錫為長寧侯，子庭堅為建康侯，曜靈弟玄靚為涼武侯。置百官，郊祀天地，用天子禮樂。尚書馬岌切諫，坐免官。郎中丁琪復諫曰：「我自武公以來，世守臣節，抱忠履謙五十餘年，故能以一州大眾，抗舉世之虜，師徒歲起，民不告疲。殿下勳德未高於先公，而亟謀革命，臣未見其可也。彼士民所以用命，四遠所以歸向者，以吾能奉晉室故也。今而自尊，則中外離心，安能以一隅之地，拒天下之強敵乎！」祚大怒，斬之於闕下。

故魏降將周成反，自宛襲洛陽。辛酉，河南太守戴施奔鮪渚。秦丞相雄克司竹。胡陽赤奔霸城，依呼延毒。

中軍將軍、揚州刺史殷浩連年北伐，師徒屢敗，糧械都盡。征西將軍桓溫因朝野之怨，上疏數浩之罪，請廢之。朝廷不得已，免浩為庶人，徙東陽之信安。自此內外大權一歸於溫矣。

浩少與溫齊名，而心競不相下，溫常輕之。浩既廢黜，雖愁怨，不形辭色，常書空作「咄咄怪事」字。久之，溫謂掾郗超曰：「浩有德有言，向為令僕，足以儀刑百揆，朝廷用違其才耳。」將以浩為尚書令，以書告之。浩欣然許焉，將答書，慮有謬誤，開閉者十數，竟達空函。溫大怒，由是遂絕，卒於徙所。以前會稽內史王述為揚州刺史。

二月，乙丑，桓溫統步騎四萬發江陵。水軍自襄陽入均口，至南鄉，步兵自淅川趣武關，命司馬勳出子午道以伐秦。

燕衛將軍恪圍魯口，三月，拔之。呂護奔野王，遣弟奉表謝罪於燕，燕以護為河內太守。

姚襄遣使降燕。

燕主俊以慕容評為鎮南將軍，都督秦、雍、益、梁、江、揚、荊、徐、兗、豫十州諸軍事，權鎮洛水；以慕容強為前鋒都督，督荊、徐二州、緣淮諸軍事，進據河南。

桓溫將攻上洛，獲秦荊州刺史郭敬；進擊青泥，破之。司馬勳掠秦西鄙，涼秦州刺史王擢攻陳倉以應溫。秦主健遣太子萇、丞相雄、淮南王生、平昌王菁、北平王碩帥眾五萬軍於嶢柳以拒溫。夏，四月，已亥，溫與秦兵戰於藍田。秦淮南王生單騎突陳，出入以十數，殺傷晉將士甚眾。溫督眾力戰，秦兵大敗；將軍桓沖又敗秦丞相雄於白鹿原。沖，溫之弟也。溫轉戰而前，壬寅，進至灞上。秦太子萇等退屯城南，秦主健與老弱六千固守長安小城，悉發精兵三萬，遣大司馬雷弱兒等與萇合兵以拒溫。三輔郡縣皆來降，溫撫諭居民，使安堵復業。民爭持牛酒迎勞，男女夾路觀之，耆老有垂泣者，曰：「不圖今日復睹官軍！」

秦丞相雄帥騎七千襲司馬勳於子午谷，破之，勳退屯女媧堡。

戊申，燕主俊封撫軍將軍軍軍為襄陽王，左將軍彭為武昌王；以衛將軍恪為大司馬、侍中、大都督、錄尚書事，封太原王；鎮南將軍評為司徒、驃騎將軍，封上庸王；封安東將軍霸為吳王，左賢王友為范陽王，散騎常侍厲為下邳王，散騎常侍宜為廬江王，寧北將軍度為樂浪王；又封弟桓為宜都王，逮為臨賀王，徽為河間王，龍為歷陽王，納為北海王，秀為蘭陵王，岳為安豐王，德為梁公，默為始安公，僅為南康公；子咸為樂安王，亮為勃海王，溫為帶方王，涉為漁陽王，暐為中山王；以尚書令陽騖為司空，仍守尚書令。命冀州刺史吳王霸徙治信都。初，燕王皝奇霸之才，故名之曰霸，將以為世子，群臣諫而止，然寵遇猶逾於世子。由是俊惡之，以其嘗墜馬折齒，更名曰缺；尋以其應讖文，更名曰垂；遷侍中，錄留臺事，徙鎮龍城。垂大得東北之和，俊愈惡之，復召還。

五月，江西流民郭敞等千餘人執陳留內史劉仕，降於姚襄。建康震駭，以吏部尚書周閔為中軍將軍，屯中堂，豫州刺史謝尚自歷陽還衛京師，固江備守。

王擢拔陳倉，殺秦扶風內史毛難。

北海王猛，少好學，倜儻有大志，不屑細務，人皆輕之。猛悠然自得，隱居華陰。聞桓溫入關，披褐詣之，捫虱而談當世之務，旁若無人。溫異之，問曰：「吾奉天子之命，將銳兵十萬為百姓除殘賊，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，何也？」猛曰：「公不遠數千里，深入敵境。今長安咫尺，而不渡灞水，百姓未知公心，所以不至。」溫嘿然無以應，徐曰：「江東無卿比也！」乃署猛軍謀祭酒。

溫與秦丞相雄等戰於白鹿原，溫兵不利，死者萬餘人。初，溫指秦麥以為糧，既而秦人悉芟麥，清野以待之，溫軍乏食。

六月，丁丑，徙關中三千餘戶而歸。以王猛為高官督護，欲與俱還，猛辭不就。

呼延毒帥眾一萬從溫還。秦太子萇等隨溫擊之，比至潼關，溫軍屢敗，失亡以萬數。

溫之屯灞上也，順陽太守薛珍勸溫徑進逼長安，溫弗從。珍以偏師獨濟，頗有所獲。及溫退，乃還，顯言於眾，自矜其勇而咎溫之持重；溫殺之。

秦丞相雄擊司馬勳、王擢於陳倉，勳奔漢中，擢奔略陽。

秦以光祿大夫趙俱為洛陽刺史，鎮宜陽。

秦東海敬武王雄攻喬秉於雍；丙申，卒。秦主健哭之嘔血，曰：「天不欲吾平四海邪？何奪吾元才之速也！」贈魏王，葬禮依晉安平獻王故事。雄以佐命無勳，位兼將相，權侔人主，而謙恭泛愛，遵奉法度，故健重之，常曰：「元才，吾之周公也。」子堅襲爵。堅性至孝，幼有志度，博學多能，交結英豪，呂婆樓、強汪及略陽梁平老皆與之善。

燕樂陵太守慕容鉤，翰之子也，與青州刺史朱肸共治厭次。鉤自恃宗室，每陵侮肸，肸不勝忿。秋，七月，襲鉤，殺之，南奔段龕。

秦太子萇攻喬秉於雍。八月，斬之，關中悉平。秦主健賞拒桓溫之功，以雷弱兒為丞相，毛貴為太傅，魚遵為太尉，淮南王生為中軍大將軍，平昌王菁為司空。健勤於政事，數

延公卿咨講治道，承趙人苛虐奢侈之後，易以寬簡節儉，崇儒禮士，由是秦人悅之。

燕大調兵眾，因發詔之日，號曰：「丙戌舉。」

九月，桓溫還自伐秦，帝遣侍中、黃門勞溫於襄陽。

或告燕黃門侍郎宋斌等謀奉冉智為主而反，皆伏誅。斌，燭之子也。

秦太子萇之拒桓溫也，為流矢所中，冬，十月，卒，謚曰獻哀。

燕王俊如龍城。

桓溫之入關也，王擢遣使告涼王祚，言溫善用兵，其志難測。祚懼，且畏擢之叛己，遣人刺之。事洩，祚益懼，大發兵，聲言東伐，實欲西保敦煌，會溫還而止。既而遣秦州刺史牛霸等帥兵三千擊擢，破之。十一月，擢帥眾降秦，秦以擢為尚書，以上將軍啖鐵為秦州刺史。

秦王健叔父武都王安自晉還，為姚襄所虜，以為洛州刺史。

十二月，安亡歸秦，健以安為大司馬、驃騎大將軍、并州刺史，鎮蒲板。

是歲，秦大饑，米一升直布一匹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